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

燃燈合山，擠住殷郊，四路人馬齊上山來。武王至山頂上，看見殷郊這等模樣，滾鞍下馬，跪於塵埃，大呼：「千歲！小臣姬發，奉法克守臣節，併不敢欺君上。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，使孤有萬年污名。」

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：「殷郊違逆天命，大數如此，怎能脫逃。大王要盡人臣之道，行禮以盡主公之德可也。」

武王曰：「相父今日把儲君夾在山中，大罪俱在我姬發了。望列位老師大開側隱，憐念姬發，放了殿下罷！」

燃燈道人笑曰：「賢王不知天數。殷郊違逆天命，怎能逃脫，大王盡過君臣之禮便罷了。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。」武王兩次三番勸止。

子牙正色言曰：「老臣不過順天應人，斷不敢逆天而誤主公也。」

武王含淚，撮土焚香，跪拜在地，稱「臣」泣訴曰：「臣非不救殿下，奈眾老師要順守天命，實非臣之罪也。」拜罷，燃燈請武王下山，命廣成子推犁上山。廣成子一見殷郊這等如此，不覺落淚。

武吉犁了殷郊。殷郊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，清福神祇柏鑑用百靈幡來引，殷郊怨心不服，逕往朝歌城而來。

紂王正與妲己在鹿臺飲酒，聽得有人來，紂王不覺昏沉，就席而臥。見一人三首六臂，立於御前，口稱：「父王，孩兒殷郊為國而受犁鋤之厄。父王可修仁政，不失成湯社稷。當任用賢相，速拜元戎，以任內外大事。不然，姜尚不久便欲東行，那時悔之晚矣！孩兒還要訴奏，恐封神臺不納，孩兒去也！」

紂王驚醒，口稱：「怪哉！」

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貴人三人共席欠身，忙問曰：「陛下為何口稱『怪哉』？」

紂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。

妲己曰：「夢由心作，陛下勿疑。」

紂王乃酒色昏君，見三妖嬌態，把盞傳杯，遂不在心。

汜水關韓榮有本進朝歌告急，其本至文書房，微子看本，看見如此，心下十分不樂，將此本抱入內庭。紂王正在顯慶殿。當駕官啟奏：「微子侯旨。」王曰：「宣。」

微子至殿前，行禮畢，將汜水關韓榮報本呈上。紂王展看，見張山奉敕征討失利，又帶著殷郊殿下絕於岐山。

紂王看畢大怒，與眾臣曰：「不道姬發自立武王，竟成大逆；屢屢征伐，損將折兵，不見成功。為今之計，可用何卿為將？若不早除，大為後患。」

班內一臣乃中諫大夫李登，進禮稱「臣」曰：「今天下不靜，刀兵四起，十餘載未寧。雖東伯侯姜文煥、南伯侯鄂順、北伯侯崇黑虎，此三路不過癩疥之疾；獨西岐姜尚助姬發而為不道，肆行禍亂，其志不小。論朝歌城內，皆非姜尚之敵手。臣薦三山關總兵官洪錦，才術雙全，若得此臣征伐，庶幾大事可定。」

紂王即傳旨，齎敕往三山關，命洪錦得專征伐。使命持詔，逕往三山關來。

洪錦待佐貳官接旨，開讀畢，交代官乃是孔宣。不日俟孔宣交代明白，洪錦領十萬雄師，離了高關，往西岐進發。

兵過岐山，哨馬報入中軍：「人馬已至西岐了。」洪錦傳令：「安營。」立下寨柵。先行官季康、柏顯忠上帳參見。

洪錦曰：「今奉敕征討，爾等各宜盡心為國。姜尚足智多謀，非同小敵，須是謹慎小心，不得造次草率。」

二將曰：「謹領台命。」

次日，季康領令出營，至西岐城下搦戰。

探馬報入相府，子牙大喜，三十六路征伐，今日已滿，可以打點東征。忙問曰：「那一員將官去走一遭？」南宮适願往。

南宮适領命出城，見季康猶如一塊烏雲而至。南宮适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季康答曰：「吾乃洪錦總兵麾下正印官季康是也；今奉敕征伐。爾等叛逆之徒，理當受首轅門，尚敢領兵拒敵，真是無法無君！」

南宮适笑曰：「似你這等不堪之類，西岐城也不知殺了百萬，又在你這一二人而已！快快回兵，免你一死。」季康大怒，縱馬舞刀直取，南宮适手中刀赴面相迎。

二將戰有三十回合，季康乃左道傍門，念動咒語，頂上現一塊黑雲，雲中現出一隻犬來，把南宮适夾脖子上一口，連袍帶甲，扯去半邊，幾乎被季康刀劈了。

南宮适說得魂不附體，敗進城，至相府回話，將咬傷一事訴說了一遍。

季康進營，見洪錦，言：「得勝，傷南宮适敗進城去了。」

洪錦大喜：「頭陣勝，陣陣勝。」

次日，柏顯忠上馬，至城下請戰。探馬報入相府，子牙問：「誰人出馬？」有鄧九公應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

鄧九公開放西岐城，走馬至軍前，認得是柏顯忠，大呼曰：「柏顯忠！天下盡歸明主，你等今日不降，更待何時？」

柏顯忠曰：「似你這匹夫，負國大恩，不顧仁義，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！」

鄧九公大怒，催開坐騎，使開合扇大刀，直取柏顯忠。顯忠挺鎗刺來。二將交鋒，如同猛虎搖頭，不亞獅子擺尾，只殺的天昏地暗。

二將大戰二三十回合，鄧九公乃是有名大將，展開刀如同閃電，勢不可當。柏顯忠那裏是九公敵手，被九公賣個破綻，手起一刀，把柏顯忠揮於馬下。

鄧九公得勝進城，至相府回話：「斬了柏顯忠首級報功。」

子牙令：「將首級號令城上。」

洪錦見折了一將，在中軍大怒，咬牙切齒，恨不得平吞了西岐。次日，領大隊人馬，坐名要子牙答話。子牙聞報，即將排隊伍出城。砲聲響處，西岐門開，一枝人馬而出。

洪錦看城內兵來，紀律嚴整，又見左右歸周豪傑，一個個勝似虎狼，那三山五嶽門人，飄飄然俱有仙風道骨。兩傍鷹翅排開，寶纛旗下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。子牙坐四不相，穿一身道服，體貌自別。

洪錦走馬至軍前，大呼曰：「來者是姜尚麼？」

子牙答曰：「將軍何名？」

洪錦曰：「吾乃奉天征討大元戎洪錦是也。爾等不守臣節，違天作亂，往往拒敵王師，法難輕貸。今奉旨特來征討爾等，擊解朝歌，以正國法。若知吾利害，早下騎就擒，可救一郡生靈塗炭。」

子牙笑曰：「洪錦，你既是大將，當理知機。天下盡歸周主，賢士盡叛獨夫；料你不過一泓水，能濟甚事。今諸侯八百齊伐無道，吾不久會兵孟津，弔民伐罪，以救生民塗炭，削平禍亂。汝等急急早降，乃歸有道，自不失封候之位耳。尚敢逆天以助不道，是自取罪戾也。」

洪錦大罵：「好老匹夫！焉敢如此肆志亂言！」遂縱馬舞刀，沖過陣來。

傍有姬叔明大呼曰：「不得猖獗！」催開馬，搖鎗直取洪錦。二將殺在一堆。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二子，這殿下心性最急，使開鎗勢如狼虎，約戰有三四十合。

洪錦乃左道術士出身，他把馬一夾，跳出圈子外面，將一皂旗往下一戳，把刀往上一擡，那旗化作一門，洪錦連人帶馬逕進旗門而去。殿下不知，也把馬趕進旗門來。此時洪錦看得見姬叔明；姬叔明看不見洪錦，馬頭方進旗門，洪錦在旗門裏一刀把姬叔明揮於馬下。

洪錦收了旗門，依舊現身，大呼曰：「誰來與吾見陣？」

傍有鄧嬋玉走馬至軍前，大呼：「匹夫！少待恃強！吾來也！」洪錦看見一員女將奔來，金盔金甲，飛臨馬前，也不答話，舞刀直取。

洪錦依然去把皂旗如前用度，把馬走入旗門裏面去了，只說鄧嬋玉趕他。不知嬋玉有智，也不來趕，忙取五光石往旗門裏一石打來，聽得洪錦在旗門內「哎喲」一聲，面已著傷，收了旗旗，敗回營去了。

子牙回兵進府，又見傷了一位殿下，鬱鬱不爽，納悶在府。

洪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腫鼻青，激得只是咬牙，忙用丹藥敷貼，一夜全愈。次日，上馬親至城下，坐名只要女將。哨馬報入相府，言：「洪錦只要鄧嬋玉。」子牙無計，只得著人到後面來說。

土行孫見人來報，忙對鄧嬋玉曰：「今日洪錦坐名要你，你切不可進他旗門。」

嬋玉曰：「我在三山關大戰數年，難道左道也不知？我豈有進他旗門去的理。」

二人正議論間，時有龍吉公主聽見，忙出淨室，問曰：「你二人說甚麼？」

土行孫對：「成湯有一大將洪錦，善用幻術，將皂旗一面，化一旗門，殿下姬叔明趕進去，被他一刀送了性命。昨與嬋玉交戰，他又用皂旗，被他趕，只一石往裏面打去，打傷此賊。他今日定要嬋玉出馬，故此弟子分付他今日切不可趕他。如若不去，使他說吾西岐無人物。」

龍吉公主笑曰：「此乃小術，叫做『旗門遁』。皂旗為內旗門，白旗為外旗門。既然如此，待吾收之。」

土行孫上銀安殿，對子牙把龍吉公主的事說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，忙請公主上殿。

公主見子牙，打稽首，曰：「乞借一坐騎，待吾去收此將。」

子牙令取五點桃花駒。龍吉公主獨自出馬，開了城門，一騎當先。洪錦見女將來至，不是鄧嬋玉。洪錦問曰：「來者乃何人？」

龍吉公主曰：「你也不必問我。我要說出來，你也不知。你只是下馬受死，是你本色。」

洪錦大笑，罵曰：「好大膽的賤人，焉敢如此！」縱馬舞刀來取。公主手中鸞飛劍急架忙迎。二騎交鋒，只三四合，洪錦又把內旗門遁使將出來。

公主看見，也取出一首白旗，往下一戳，將劍一分，白旗化作一門，公主走馬而入，不知所往。洪錦及至看時，不見了女將，大驚。龍吉公主從後趕將出來，公主雖是仙子，終是女流，力氣甚少，及舉劍望洪錦背上砍來。正中肩甲，洪錦「哎喲」一聲，不顧旗門皂旗，往正北上逃走。

龍吉公主隨後趕來，大叫：「洪錦速速下馬受死！吾乃瑤池金母之女，來助武王伐紂。莫說你有道術，便趕你上天入地，也要帶了你的首級來！」望前緊趕。

洪錦只得捨生奔走。往前久趕，看看趕上，公主又曰：「洪錦莫想今日饒你！吾在姜丞相面前說過，定要斬你方回。」

洪錦聽罷，心下著忙，身上又痛，自思：「不若下馬借土遁逃回，再作區處。」

龍吉公主見洪錦借土遁逃走，笑曰：「洪錦這五行之術，隨意變化，有何難哉！吾來也！」下馬借木遁趕來，取「木能克土」之意。

看看趕至北海，洪錦自思曰：「幸吾有此寶在身，不然怎了？」忙取一物，往海裏一丟。那東西見水重生，攪海翻波而來。此物名曰鯨龍，洪錦腳跨鯨龍，奔入海內而去。

公主笑曰：「幸吾離瑤池帶得此寶而來。」忙向錦囊中取出一物，也往海裏一丟。那寶貝見水，復現原身，滑喇喇分開水勢，如泰山一般。此寶名為神鯨，原身浮於海面。公主站立於上，仗劍趕來。此神鯨善降鯨龍。起頭鯨龍入海，攪得波浪滔天；次後來神鯨入海，鯨龍無勢。

龍吉公主看看趕上，祭起網龍索，命黃巾力士：「將洪錦速拿往西岐去！」黃巾力士領娘娘法旨，憑空把洪錦拎去，拿往西岐，至相府，往階下一摔。

子牙正與眾將官共議軍情，只見空中摔下洪錦，子牙大喜。